

小说界文库

上海文艺出版社

百年家族

范剑平著

小说界文库

百年家族

范剑平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年家族/范剑平 著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8

ISBN 7-5321-2552-1

I.百… II.范…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35596 号

责任编辑:谢 锦

封面设计:袁银昌

百年家族

范剑平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邮件: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75 插页 2 字数 226,000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010 册

ISBN 7-5321-2552-1/I·2013 定价:18.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21-62431136

出

版

说

月

“小说界文库”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重点丛书,出版当代作家的小说力作,展示新时期以来小说创作的实绩,凡在我社发表、出版的具有高水平的小说创作均可收入。

“小说界文库”包括以下系列:

- ◎ 长篇小说系列
- ◎ 西部小说系列
- ◎ 旅外作家长篇小说系列
- ◎ 中短篇小说集系列
- ◎ 年选系列
- ◎ 专题选系列
- ◎ 微型小说系列

『小说界文库』编辑委员会

主编 陈保平

副主编 郑宗培

编委

孙 颢 江曾培 邢庆祥
何承伟 陈保平 陈先法
郑宗培 修晓林 魏心宏

(按姓氏笔划排列)

目 录

第一章	
谋杀	
1	
第二章	
孪生姐妹	
14	
第三章	
一个女人一条根	
31	
第四章	
情欲	
46	
第五章	
木祖	
62	
第六章	
夜半猪声	
77	
第七章	
坟地	
93	

第八章	
另一个梦	
107	

第九章	
预兆	
123	

第十章	
第二次出逃	
139	

第十一章	
幽灵	
155	

第十二章	
密室	
171	

第十三章	
遗书	
185	

第十四章	
缘分	
199	

第十五章	
天作之合	
214	

第十六章	
双妻	
227	

第十七章

..... 草原	239
----------------	-----

第十八章

..... 血与情	253
-----------------	-----

第十九章

..... 进宫	266
----------------	-----

第二十章

..... 皇上发疯	280
------------------	-----

第二十一章

..... 阴阳界	293
-----------------	-----

第二十二章

..... 光亮如新的耳朵	309
---------------------	-----

第二十三章

..... 落木归根	324
------------------	-----

第一章 诛 杀

诛杀令下达时，诸葛落木正在他的前厢房对着青花瓷盘，用清水洗他的耳朵。

密令用朱笔写在一块白色的绸绢上，沉封在四周铸有四把象征权力和死亡的利剑的金属盒里。密令是由一个象形字或者一个符号发布的，持密令者向谁昭示密令，谁就立刻得死。这是一场发生在一百六十五年前的大屠杀，按照中国皇帝的习惯和祖传的杀人爱好，叫做满门抄斩。当累死了七匹快马，饿死了七个信使，第八个传送密令者跨着高头大马怀揣铁盒闯进江南府第后，一夜之间，富甲天下的张镇张宅从上到下便被杀得一个不留。罪名是不能公开的，所以至高无上的皇帝采用了秘密屠杀的方法，把富可敌国的张氏家族连根除掉。皇上终于能在他的龙榻上睡一个安稳觉了。入夜，皇上被噩梦惊醒，在梦里他透过眼皮看到了那个他写在白色绸绢上的字，那个字或者那个符号，如一条河流在流动时向人们显示的各种形态中的一种形态固定在他的眼皮上。他无法抬起他的眼皮，就像清醒时他被张氏家族的富有气得喘不过气来一样，现在那个形状怪异的字压得他不能动弹。于是就在他的梦里出现了另一个梦。在另一个梦里皇上问自己他是否是

在做梦。另一个梦说如果他能说出美丽的大漠公主楼兰不是葬身于沙海,而是被她眼里一滴即将干涸的泪水淹死的,那他就不是在做梦。这个梦又说,如果他的眼皮看到的不是河流,也不是一个象形汉字,而是某种印记,譬如:一个小孩的脚印,那他就是在做梦。皇上醒了,就在那一刻,他醒了。他是被一种无名的恐惧吓醒的。

梦有六梦之说。六梦者:正梦、噩梦、觉梦、寤梦、喜梦、惧梦。圣人无梦,皇上不是圣人,岂能无梦。皇上以他敏感和脆弱的神经推断,这是一个噩梦。他的梦告诉他张氏家族一定有一个后代没有被除掉,因为他画在白色绸绢上的密令,正是一个小孩的脚印,这是他和江南府的约定,见脚印就见血刃,一个不留。现在这个脚印从白色的绸绢上走了出来,进了他的梦,停在他的眼皮上,说出了他从未做过的梦。白天,在温暖的阳光下,皇上又睡着了。他找来了占星家和宫中一位资深的史学家,要他们各自说出一个关于梦的故事。

占星家先开口,他说说梦的故事必须闭上眼睛,不知皇上能否赐与他这个权利。皇上应允。占星家的故事是这样的:某衙门有两个听差,一个叫胆大,一个叫胆小。一天,胆大和胆小办完差事,躺在长廊下休息,渐渐就睡着了。后来,胆小做了一个胆大的梦,胆大做了一个胆小的梦。醒来时,谁也不提做梦的事,因为胆小怕他做的胆大的梦,会招来胆大的毒打。胆大则担心他做的胆小的梦会引来胆小的讥讽。两人各自回家,一人打了一壶酒,酒足饭饱,躺下就睡。睡着就做梦,梦里胆大又做起了胆小的梦,于是胆大就问胆小,我在梦里梦到你在做我的梦,为什么不告诉我,胆小说因为他胆小他不敢说。胆小也在他的梦里问胆大,胆大既然梦见了我胆小,也为

什么不哼一声,胆大说因为他胆大他不能说胆小。如此这般,胆大和胆小就天天在各自的梦里做对方的梦。他们到底做了个什么梦呢?直至有一天也是办完差事,他们上酒楼喝酒,正喝到兴头上,突然楼下吆三喝四地上来了一个独霸一方的恶少,这恶少是个闹事的祖宗,他一来,不把酒楼砸了,也准把酒楼闹个底朝天,胆大逃走了,胆小却留下了。就在胆大逃走胆小留下的那一刻,两人方知原来他们一直在做的就是这同一个梦。那天两人在长廊下做梦,就是在这时刻醒的,以后每天晚上在家里做梦时,也准在这个节骨眼上醒来。占星家睁开眼,向皇上行了个礼,表示他的故事已经讲完。皇上摆摆手,没开金口。看得出,皇上觉得占星家说的故事还没有讲完。他是皇上他不能表示他没听懂,所以他示意史学家说。就在占星家说梦的时候,史学家一直在心里猜测皇上要他俩说梦的用意何在。所谓君心难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皇上是在为某种凶险忧虑,而且是和梦有关。说好了是本分,说得不好也许就会掉脑袋,他天天在古史里研究的就是怎么让他人掉脑袋和如何保住自己的脑袋。所以,史学家没马上开口,他先用眼睛的余光瞧了瞧皇上,随后又看了看占星家,心想还是占星家整日和天地鬼魂说话,他能闭着眼睛说瞎话,皇上也难怪罪他。他不行,他是史学家,他清楚皇上让他们说梦的故事是假,要解决他自己心里的噩梦是真,万一说漏了嘴,一字一句,皇上向他探讨起根源来,他的脑袋也许就真的保不住了。与其自己冒掉脑袋的风险,还不如先让别人掉脑袋。史学家是这样开始他的梦的故事的,他边说边感觉自己也真的像在梦里一样,当然他是被吓的:

传说,大漠公主楼兰在她出生的前一天,她的母亲做了一

个梦,说她将为大漠贡献出一位美貌绝伦的公主。于是,大漠公主在未出生前,就被赐予了一个响亮而又永恒的名字:楼兰。楼兰象征着阳光、绿色植物、青春和美貌。楼兰公主是不死的。楼兰从出生的第一天就长着一张千年不变的美丽的脸。这张美脸永远挂着神秘的微笑。据说这张脸美得可以杀人,接她出生的接产婆是第一个看到这张美脸的人,也是第一个被这张美脸吓死的人。以后,宫中经常传出有人无缘无故死去的消息,而且死者的脸上个个都带着惊恐不安的神色。楼兰足不出宫,但死者的脚步却比飞鸟还快,他们迅速把楼兰的美貌传遍了整个大漠,为防止更多的人死于楼兰的美貌,大漠王在神灵的启示下,用一块黑纱蒙上了楼兰的脸。从此以后,任何人都见不到楼兰裸露在外的脸,包括楼兰自己,她通过清水和磨光的铜镜见到的和每一个能见到她的人一样,一张蒙着黑纱的脸。没有力量能阻止美丽的传播,就像没有人能阻挡死亡的到来一样。当大漠所有的女人都仿效她们崇拜的楼兰公主在头上披上黑纱时,卸下黑纱的楼兰却无法抗拒地进入了一个又一个渴望见她一面的人的梦中。这都是些胆大的人,当然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先后都死了。胆小的人怕死,胆小的人是见不到真正的楼兰的。胆大的人不怕死,胆大就是胆大,胆小就是胆小。史学家说到这儿故意打住不说了,却直直地盯着占星家看,那意思是你把剩下的说完我才说。他要让皇上的注意力转移到占星家身上,这叫退一步保自己。史学家早就想好了,他要把梦的故事说得愈远愈好,所以他选择了传说中的楼兰,而且还是远在千里之外的大漠。他做梦也不会想到的是,他竟说出了近在咫尺的皇上的梦。皇上面不改色,心想你既然敢说出我的心头梦,可想而知你并不知道

我做的梦,因为你胆小,所以你说出了这么一个胆大妄为的梦,且慢慢听着再说。

占星家知道自己该开口了,他说他说的故事很简单,胆大还是胆大,胆小也还是胆小,胆大因为他胆大,所以他能逃走;胆小因为他胆小,所以他吓瘫了,他逃不走。占星家心里明白,肯定有一个人也被吓瘫了,他逃不走了。占星家问史学家:楼兰公主既然是不死的,那么她为什么不敢看自己的脸。史学家回答:真实的楼兰的脸,从她出生那天起就已经留在了大漠王后的肚里,她只能在她的梦里见到自己。楼兰公主的脸上蒙着一层状如细纱的水,这就是她所见到的永生的楼兰。

小孩的脚步,楼兰,状如细纱的水,这几个关键的词在皇上的脑中转来转去,他仿佛又回到了昨夜的梦中。皇上问史学家有没有见到脚印,已经入梦的史学家非常干脆地答道,他见到了脚印,楼兰公主出生时的脚印。皇上如梦初醒,他断定张氏家族逃走的肯定是个女人,这个女人已经怀有身孕。他睁开眼,身边根本没有什么史学家和占星家。皇上终于彻底醒了,他的担忧在他的白日梦里进一步得到了证实,于是第二道密杀令穿过森严的皇宫大门,向江南发去。

诸葛落木还在洗他的耳朵,两道射向他先祖的密令,已经过去了一百六十五个春秋,现在正一点一滴地向他的耳里灌去。

每当诸葛落木洗他的耳朵时,他就能通过清水听到一些来自遥远年代的声音,只要他愿意,他还能听到未来的声音。没有人怀疑诸葛落木是个聋子,因为他一落地就不哭不啼,天生就是个聋子。七岁那年,一个身着浅灰色长衫,手持虎撑,终日穿街走巷的郎中,在一群玩耍的孩子中发现了,就把他

领到他母亲身边，告诉她，只要她儿子每天三次用清水洗耳朵，他总有一天会在他洗耳朵时，听到这个不算好也不算坏的世界的声音，不过，他听到的不是现在的声音，而是过去的或者将来的声音。郎中说，开始他只能聆听其中的一种声音，当过去的声音渐渐远去时，就预示着将来的声音即将到来，将来的声音一旦消失，过去的声音就又会重现。当他对这种交替出现的声音感到厌烦，想听听现在的声音时，他听到的是过去和将来的两种声音。当他对过去和将来两种同时出现的声音也感到厌烦时，他只要继续洗他的耳朵，他将先洗去过去的声音，然后洗去将来的声音，他就会恢复到现在的模样，什么也听不见了。这是一帖无法验证的处方，只要儿子真能听到声音，不管是过去将来，就是耳朵了。诸葛落木的母亲用钱谢过郎中，还未等郎中的脚跨出门槛，就立即用瓷盆端来了一泓清水，马上给儿子洗起了耳朵。她用近乎虔诚的心情，观察着儿子的表情，好像那刚洒上去的几滴水，就立刻能在儿子的耳朵孔里重修起一层耳膜似的。她把儿子安排在向阳的前楼洗耳，前楼是她已故公公的卧室，每次洗耳朵时，她都要把前楼所有的门窗都打开，怕它们会把郎中所说的过去和将来的声音挡住。就这样，她一心扑在恢复儿子的听力上，渐渐淡忘了那件同样使她悬心的事，那就是她丈夫的不辞而别，她想如果奇迹真能出现，那就让它再出现一次也不迟。时间仿佛在考验母子俩的耐心，五年过去了，诸葛落木的两只耳朵被清水洗得水灵灵的，脉络清晰，像新的一样，可一切还依然如故，声音没有出现。期间手持虎撑的郎中又来过他家几次，郎中对他看到的情景并不感到意外，他对他开出的处方仍然坚信不疑，而且他每次都要察看诸葛落木耳朵的皮色，然后自言自语地

说上几句,那意思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中。这是郎中最后一次来诸葛落木家,和前几次一样,他先察看了诸葛落木的左耳,接着又看了看诸葛落木的右耳,临走时,他对诸葛落木的母亲说,从今天起诸葛落木可以自己洗自己的两只耳朵了。每次先洗左耳,洗完了左耳再洗右耳,他的两只耳朵就快成为耳朵了。

清水治耳聋的事,不可避免地从此从诸葛落木居住的石库门里传了出去,等再传回来时,就变成了一个被自己丈夫抛弃的女人家里,来了一个身穿长衫的陌生男人。传出的谣言里,还夹杂着对诸葛落木出身的怀疑。早有传闻,说诸葛落木的先祖曾犯下过杀头的弥天大罪,诸葛一族是从江南某个地方落荒而逃,才来上海的。由于诸葛落木父亲不明原因地离家出走,更为传闻增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在上海城南的老街老房子里,类似这样的传闻是包不住的,人们往往能越过几百年的时间,找到传闻的源头,继而到处传说。诸葛落木大概是咸瓜街上惟一一个没有听到传闻的人,因为诸葛落木是个聋子。诸葛落木母亲的担忧,是从听到这些传闻而开始的。她从已故的公公房里密藏着的族谱,和原先一直挂在客堂间,直到公公故世后才收起的诸葛先祖的画像上,就已经知道婆家的家族史像一张巨大的网,这张网大得无边无际,她只是偶尔掉进这张网里的一条小鱼,如今这条小鱼却要独自撑起一张大网,她看着站在窗口边在给自己洗耳朵的儿子,这是不容置疑的,她看到的不仅仅是她的儿子,而是整个诸葛家族。她又想起了郎中所说的过去和将来的声音,她忘掉了儿子从出生第一天起就一直是个聋子,忘掉了离家出走的丈夫至今生死未卜,用双手紧紧抓住儿子的臂膀,一字一句地对儿子说道:你什么

时候听到你父亲在哪里，就马上告诉我。儿子毫不迟疑地用手指了指北面，此时，诸葛落木刚洗完他的左耳。就在他转过脸，用清水洗他的右耳时，他听到了一个奇怪的声音，那声音就像是一个沉睡中的人在梦里翻了个身说出的：今天是八月十三日。接着，诸葛落木看到从八月十三日里走出一个人，此人的穿着打扮和郎中一模一样，也是个中年男子，所不同的是郎中手持虎撑，他却提着一个皮箱。

这是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诸葛落木终于在他出生的第十七个年头十一个月零三十一天的黄昏，听到了这个世界过去曾经存在过的声音，这一天也正是他父亲离家出走的日子。没有人会比诸葛落木的母亲对这个日子更加记忆犹新了，十八年前的一个下午，她马上要临产了，诸葛落木的父亲隔着木框磨砂玻璃窗，对躺在临时当作产房的前厢房的妻子说，他上街买二斤红糖马上回来。临盆前的疼痛和即将做母亲的喜悦，竟使她没有注意到丈夫的这个反常举动，因为产妇必需的红糖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准备好了。事后，据几个亲戚和前来帮忙的邻居的回忆，诸葛落木的父亲说完上街买糖后，并没有立即离开，而是站在窗口犹豫了很长时间，他还和请来的接产婆说了几句话。大概在询问什么，在得到了接产婆肯定的回答后，他又等了很久。直到产婆出来说，生了，是个男孩。他才上楼提了一只皮箱，走了。他没有听到孩子的哭声，诸葛邬氏也没有听到，谁都没有听到。他手提皮箱走后，当时就有人纳闷，买糖根本不用带皮箱，就跟了出去。此人就是诸葛落木的姑姑，诸葛雅妹。跟踪哥哥回来后的诸葛雅妹，脸色煞白一语不发，从此以后家里人就再也没有听到她说过一句话。几年后，终生未嫁的诸葛雅妹进尼姑庵削发为尼，她在清静的

木鱼声中为哥哥,为侄儿,为诸葛家族未来的命运祈求菩萨的保佑。诸葛雅妹的出家,又是一块落在诸葛落木母亲心上的沉重石头。渐渐地,她从小一出生就耳聋的儿子身上,悟到了诸葛家族特有的性格和他们孤独的行为,肯定和家族史上曾经有过的劫难有关。于是她内心产生了某种神秘而又恐惧的感觉,这就是她对诸葛家族的一无所知,而有时又能离开现实,找到诸葛家族的某条线索,仿佛亲身经历过的一样,和家族中的什么事件或人物联系在一起。其实她和诸葛家族的惟一的一根纽带就是她的儿子,况且迁移到上海城南咸瓜街的诸葛一家仅仅是一个姓氏而已,诸葛家族只留存在传说中,就是这样的传说也是虚构的成分多于真实。诸葛落木的母亲没有能像其他家族的儿媳那样,在婆婆的训示和唠叨中,了解到夫家的历史和祖上的逸事,因为婆婆在她嫁给诸葛丰酆之前就已经死了。她进门的第一天,平时极少言谈的公公对她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将是诸葛家族惟一的,也是最后的一个女人。从这天起,她就立誓要孝敬公公,侍候丈夫,好好守住这个家。即便是现在,她也不抱任何听天由命的幻想,哪怕她心中的石头烂了,她也要等到她丈夫回来,除非无法抗拒的死神把她从来的路上再叫回去。

现在,她丝毫也不会怀疑儿子指向的北面,就是她丈夫失踪的方向。命运是这样向诸葛家族最后的一个女人展示它的残酷的,当她想再体验一次奇迹带给自己的喜悦,第二次询问儿子你看到你父亲在干什么时,儿子做了一个闭眼的动作,随后躺倒在床,伸直了双脚。长年的紧张恐惧和侥幸等待在这里碰了个头,她明白,一切均已无法挽回,她丈夫诸葛丰酆已经死了。她又想起了她第一次进诸葛家门,公公对她说的